

集部

廣陵集卷二十八

宋　王令　撰

答呂吉甫書

令頓首吉甫閣下辱教甚厚其所推望期我於君子令乃鄙者何能及是乎雖然事固有不然不容黙黙令以謂今之庠序非古之庠序也惟章句是程苟得利者是學日夜講之幾希而不禍仁義也必由今之法度則不待自信之士不由今之法度惟古義是陳則不有問者

言之何哉不有聽者告之何哉古之人所以教者益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孔子豈不欲人盡聞其道耶勢不可耳以謂不若是則人非自得之非自得之則資之不深資之不深則居之不安今觀近世之士固有力學矣惟其志意不安於所聞行義不繇於道其弊在學之不明知而不信耳學之不明惑也復何言哉知而不信者繇口言之而耳聽之其思不至乎心故也語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況

欲聚無求之人告以其所笑之行耶其不聽也必矣假有聽之者君子其告之若是乎今故曰今之庠序有德者所不居不及德則不敢居然前之所言益推明今古之同異有德者之為不為耳皆不為不肖發也前日至揚州有以其拒府命告之者令怵惕以驚知非其所居也忸怩以慙既不得已也輙以是告之自以不肖之學慕於古人者當如是敢自取進退於其間也夫世之公卿大夫不謀道德也久矣今馮公信賢不知今之不肖

欲拔之于民衆之編折公卿之勢而以禮加之此乃不苟然者葢有意於道德也今亦以謂人之過以古人望我我雖不及是苟以世人容悅之道報之不盡其所言竊以謂不忠因自進其區區不謂其傳乃爾也今之不肖不足以信於人久矣彼以所聞之異故驚也夫以無足信之言告不信之人傳所驚異之語宜復於上者失令之心也吉甫視令平日之言豈不然乎詩非法言與孔子弟子不為詩令諸嘗有之但傳者失令之意耳夫

七十子之於仲尼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彼方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暇以作詩為事乎後世學聖人者取其文字而學之數百年其説漫漫沿其流而遠其言攀其華而不取其實士之舍道德而爭以文字為學也令竊悲之因其間而及此耳夫古詩之在者三百皆聖人因人言而存者謂其道有在乎是者故不廢也孔子嘗言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以鴟鴞之詩為知道則其他有不及道者矣故其用於詩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

以恕用是而邇之事父則不悖遠之事君則知義夫學固多術矣欲為大人者學為大人欲為善人者學為善人何謂大人之學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德行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者也何謂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也古詩之得聖人之道者多矣其有不合於聖人者豈少乎然其意之所存要歸乎善則其作於善人者多矣豈容無擇乎士之學孔子者乃知盡信其言而不擇推古之為者以為道而教後世乃大放於言以馳

騁其末習用壯其夸淫靡麗之為其間雖有不失正者吾恐揚子所謂風一而勸百壯夫固不為也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如世之作詩者能無苟乎今故廣孔子之意以為存詩所以載道而不作今世之詩未必不為道也何以言之夫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古人之所以學也施之於古詩不可耶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夫學固自有約也夫孔子之言傳於今者益然其詩有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則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孔子豈毀詩者耶言之有不便義之有不盡耳固曰學者豈可執詩以盡信乎因吉甫之問復自陳其不肖試一思回示其末也不宣令再拜

與杜子長書

子長足下令貧無資身術從禮有責不敢易受寒餓死懼辱先人後以故偷苟自全今將伏聖人之道以乞丐於諸公非不自念其詭拙念此外又甚詭拙也此月二十

日欲與諸公會子長還喜來否今載拜

又

令載拜相識多日所道多常式言不及所存暮而多切急怨歎語宜乎君子疑且畏也雖然相交結之道固心須相同耳若夫出處遠近旦夕旬月之不相面者此固迹耳心同而迹異於交何所害所患者迹同心異耳十囚同圄亦非不同處也至於心則二五其異矣幸得君子聽信之為學雖然貴相親近有漸摩然君子與僕尚

同州里閭必不遂棄則言語相問對文字相假借亦固尚無疑直恐君子必疑我書此以待後質令再拜

與李君厚書

令頓首令之西來初未為媿也及日以所學食於人然後大有媿焉夫古食於人而安不皇媿者皆内有餘而推以及不足故當世之聞者從而過者化故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者以其賢有道者之效如此爾假不為然安得人人而食之今令之所

食則異矣已不足而强於人故聽者不從覯者不化日尋鞭扶而學者雖懼猶附離相半然後自歎非賢有道而益知人不可欺也方日懼慚奚暇貪有所取也所賜束修謹具回納懇愊懇愊不宣令頓首

魯子思哀詞

令居揚之日久而相從事為友者槩多求其久而相親歡者惟魯氏兄弟令方少年時尤狹中不能容人過故與友者初時猶相能終多罝吾而去之而於兄弟則未

之然也令學日益久而所為益與前日異而視二魯殊沾沾（一作怡怡）可喜如前日時每退而懼之久而亦（一作益）相好也問以年而第之二魯皆長於吾則從而兄之二魯初讓不肯予當也久亦從之今年之八月予以事如揚從魯氏家則見其仲氏康安民而不見其伯氏子思者怪而問之曰疾也予雖不得見之為不足亦謂時時小有疾人人之所不免亦不加憂也歸而令亦病久不通人事而忘為問也或者以死聞而不類傳疑者信矣子

思之死也予之西來甚窮所為亦自信益以為友一作益不堪而去之者衆今乃聞子思之喪其心之哀可知也子思少孤無他兄弟其兄弟安民者為子思叔父之子子思之死時尚未娶無子而其後絕矣嗚呼可哀也已作哀詞一首寄其弟安民與故與子思游者見之無過余怨也詞曰

嗚呼子思信去我而死耶生有死而為常猶行者之必歸然衆人之安以施遲而子何去乃忽兮豈視今一作有

世之無可樂兮釋然自脫以去之不然繫之天者命兮才止絕於斯始子之學汲汲兮固願有以設施既充而成科兮豈寧就死而不寧待時雖適世之不逢兮顧居身之甚約而前聖古一作後賢兮道固不樂因一作顧忽然而逝兮何其無乃非子之一作無子然兮命也止斯嗚呼不可論兮天有知而無知曰人人而命者人竟誰為間不吾應兮忠之益疑善人如子兮殞亦先時評一作許曰嗚呼子思人之無良口谿髮蒼駢走不僵子而不祥年夭

以殤蒼天蒼天彼人謂何此何不長嗚呼子思人之無良食玉以朝衣金於腰子何不祥不容糠糟蒼天蒼天彼人謂何此何不聊嗚呼子思人之無良十百孫子瓜瓞延裔子而不祥斬先人嗣蒼天蒼天彼人謂何此而不世嗚呼子思兮已矣可懷來不及父養兮去不子遺名無留世兮學與腹埋嗚呼子思兮何負于天哉

弔李顯之秀才文

至和三年閏三月二十一日元城王令謹以文敬弔於

亡友李君顯之之靈曰

嗚呼顯之死為無知歸於泯默一世之勞萬世以息死為有知子適何去又果與生孰為樂否親呼吾子弟號我兄腸裂心崩絕不復生人不忍聞子忍去之似非子心乃命之為禍福之來應不在身有如乘高射其下人中者乃偶不中則多理其若茲又安用嗟子有高材躋於世學急名一科以就親樂其為文章振振儀儀如裂錦紈製為裳衣玉尺金刀度裁適宜合以縫袵上袷下

齊可衣以游亦可以朝人皆子宜子亦逍遥嘗謂吾學不可得禄挾已有餘慊吾不足曾敢謂子而不得科又終天年命其如何吾嘗有持要取自適不寧愉愉從人戚戚生死有天窮達我命學非以官求輔吾性以是而言孰為短長孰為生死孰為得喪何欣何嗟何咲何洟唯其義仁情則有之子為有靈吾言其究子而無靈何憾之有

送窮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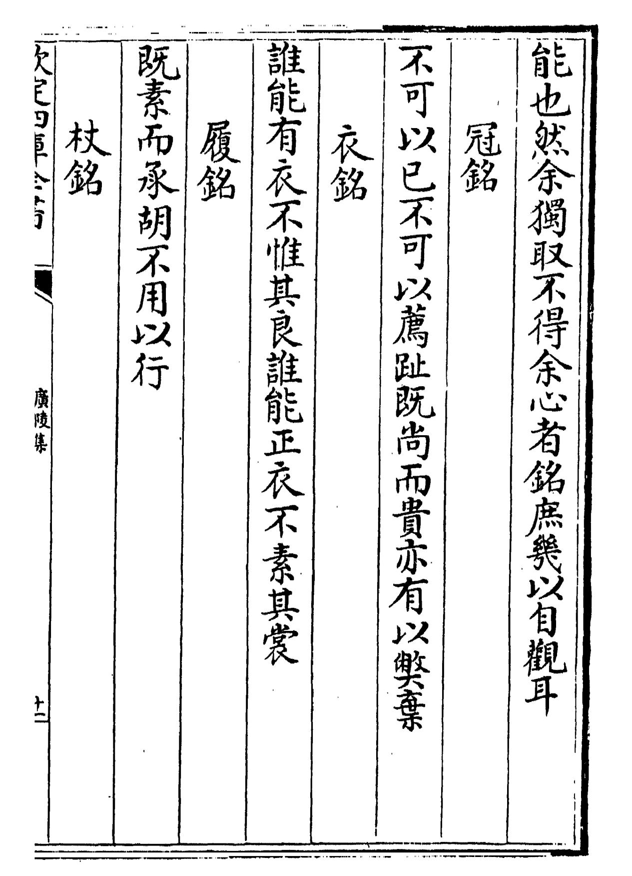
維皇祐壬辰十二月三十日謹奉香酒送窮鬼而告之曰嗚呼窮哉果有鬼歟人皆送爾行爾又行乎自我之生迄於如今拘前追後失險墮深舉頭礙天伸足無地重上小下卒莫安置刻瘠不肥骨出見皮冬燠常寒晝短猶飢衰人之趨望徑捷途已或徐徐衆人之避蝮手斷臂已或必至人趨宜前人避宜去不前不去為我何故是宜有鬼扳前推後不然曷為顛倒去就今日晦日傳子欲行有酌斯清有焚斯馨揖行頌禱期爾之行在昔有

唐賢曰韓公立爾名字俾傳無窮謂鬼為無公宣紿我疑鬼為有爾其來𣳵跛倚以須目瞑心醉若有若無若發夢寐軒然而來翼然而至疊足竦膊閃目哆喙如將有言臨吐復止顧視前後更相咲指乃進而言曰贈行以言在人則然我徒鬼爾何有於言必欲遣我是亦𢘆畏桃茢葦索古人所謂我非常鬼亦不畏是主人乃恐悚而前攝衣謝之然則不敏敢問何畏曰夫長足先趨長手疾取見利忘義喜得忘與此名曰貪笑面美口拜

膝啗手進常在前退每居後此名曰佞舌口苦身中藏外貧磨針續髮補故代新此名曰吝比終輕初勇於利圖閉目百思開口千塗此名曰巧貪佞吝巧我實畏之有不我遣我背而馳借問主人子還有否主人乃愧心汗手澁舌訥口鄙實無之去留願受

五銘序

古之人於物常有銘自經見之餘而它傳記之雜出尚多唯古人之不徒為言而來者受之益新非余敢謂為



能也然余獨取不得余心者銘庶幾以自觀耳

冠銘

不可以已不可以薦趾既尚而貴亦有以弊棄

衣銘

誰能有衣不惟其良誰能正衣不素其裳

履銘

既素而承胡不用以行

杖銘

惟其不能而願行跂而便軀可輔而趨既偃且踣其亦何力嗚呼杖不能扶人而人用杖扶吁

門銘

入而謂何出者誰其曰鈌然以開非所宜者來而常盜是離一作雁可不慎哉

言銘

昔余嘗有言矣而不知售言之難也及人有言于余而後知售言之難而余猶在小人也然人之言于余皆非

其過而余猶不能虛以荅于不既况余嘗實剌中人所甚病幸而及君子則余復何言不幸如余等小人則余之獲罪於人多矣作銘自誦且戒多言是可誦也且可戒也銘曰

子必于賢人之于賢胡有言人之為言非子然人以為言胡得焉舍旃舍旃子以為言胡恤焉人不必賢於不必賢胡有言子以為言雖子然子之為言胡得焉舍旃舍旃人之為言胡獲焉

故秘書丞徐君墓誌銘

嘉祐三年東平呂倚將葬其舅徐君於揚州江都縣某鄉某原卜以某月甲子吉語其游王令曰舅諱天錫字日休故吳忠武王溫之後秘書丞某之子秘書君之葬南豐曾鞏銘其墓序其家世甚詳惟舅氏幼有奇志方其少時徐氏雖失勢然故將相大家子弟絶不近書舅氏獨為學以自業天禧中以進士起家為筠州司理參軍主祥符縣簿薦者多論其材至於廉以謂可學而不

可及也改著作佐郎知寳應縣改秘書丞明道二年三月十二日以疾卒卒時年四十九及舅氏時倚尚幼未嘗從之以久其為人沉深終不自道其能以故不能得其所為也及其既卒倚嘗愛思其賢惜其無所聞于後而一時交游無復在者下從其家之故老遺隷問其所為又皆鄙俚賤人無所紀識獨能道其富時視財利無所愛惜至其甚貧廪葢毫不假也人有誣取其田者不與之校亦終不非其人然此皆倚所已知于舅氏之所

為乃其常耳非其慷慨大節也其治寶應寶應之人飢
大疫募民出米為饘粥以食民聚醫藥以治病者其家
屢戒之使自愛無身行民閒以切近病人君以為為令
當然不聽也然竟卒以疫後二十五年倚過寶應而問
之吏民猶能記其卒之年月日時益其稱念不忘也卒
而無子先人痛傷之至于倚而力及葬葬宜有銘而舅
之為不傳此倚之所以問也今謂之曰古之志士仁人
號名施於後世其行事無聞者蓋多徒以聖賢學士所

嘗推道之爾後世信其人謂其所稱者不誣必然也今子欲見其舅于後世而不求人之道德可信者乃以問令此令之所以自懼其不肖也雖然徐君信佳士其為不復見其詳今其所聞猶足銘其人也銘曰

因其所有輙推散之不求其無喜廉自持以我任民死弗顧辭猗歟淑人宜後之貽

廣陵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廣陵集 卷二十九 三十 附錄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王英跋

廣陵集卷二十九　　　宋　王令　撰

故屯田郎中張夫人許氏墓銘

許氏之孝愛三世而益聞當世之賢士大夫多喜道其事而見之書為之譜說序記甚詳凡數千言行于世而世益信其孝愛之篤也益許氏之先已既一作嘗通顯矣令又貴暴而有聞且世有孝實亦宜其然也夫人先司封外郎其之女而今天章閣行制元之兄適屯田郎中

張公其若干年而卒方夫人之歸張公已嘗娶有二子一女皆兒孩夫人撫之曰是亦吾子也吾獨何忍不愛之愛而不能教猶非我心也故二子其其卒賴夫人以成登進士第而夫人亦有二子沆瀣沆亦以進士入官今為某縣令瀣好學有文既立矣而卒然葬夫人者沆也夫人少時於文學聲技無所不學而卒通于詩樂于琴時習于筭數故其子正静淡漠不失于幹者殆其有以自資也尤于詩能考而知義張公之在恩州夫人已

病念父母之遠而涕泣嘆息曰既從夫矣如吾父母何死于此命也病且亟如欲有所言者公曰雖然有不幸吾且俾子為進士而女嫁士大夫夫人曰然無憾矣然終如其言夫人之卒先公十有幾年而葬與公同日流既以夫人尹氏祔于公則夫人之墓次于左也以夫人德宜有銘銘曰

詩始國風以家所自夫人以之資就完懿孝不忘夫慈能成子云誰不學而克能此

西頭供奉官王君墓誌銘

君諱懷忠字孝傑世家開封府開封縣景德中契丹入邊天子視師澶州募民間可使將者于是同日見者十人上皆與之問荅審知其果能也人與兵二千使分城北隅為十寨其一人即君之父貞也後至殿前班都虞侯以卒詔贈其父美率府率以君為三班借職上即位恩加奉職監在京河南草場澶州河南酒務加右班殿直監與元府西縣商税和州兵馬監押坐免遇寳元郊

祀恩起為右班殿直潭桂二州廵轄馬遞鋪黃捉鬼為盜荆湖提點刑獄司言自盜起不意兵擾未治更多無足賴者輒擇其可用以聞幸上聽從之詔以君為全部永三州同廵簡改左班殿直自羣蠻亂南方皆天下至險之處兵雖久頓不敢言入有敢入者隨敗君諜知山川道里之詳夜召壯士數十人與之俱行襲之遇賊輒戰戰而已屈者聽降前後斬首一十九降者四十六人所奪甲弩鎗盾過當明年轉運使議於衡道永三州置

寨奏以君為樂山主寨君城樂山塹山為壕鹿角四重城上為乳垣敵樓石砲連弩吊橋閘門所以防域之具畢備城中廬巷會庫各便其所而易守又蔽山為隧道突門通城中以備賊斬白水峒主雷勝父子及其党一十八人自是羣蠻去君部無入者矣君居南方八年罷歸去安撫司奏君功可賞樞密使難之與兩次合人家便差遣而已以故得揚州江都廣陵兩縣廵簡改右侍禁用大享明堂恩加左侍禁用大臣薦充泰州如臯等

縣巡簡加西頭供奉官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九君娶田
氏有子七人男四人確礪皆舉進士女三人長嫁殿直
趙資令四人並幼將以某年某月日葬君開封縣某鄉
某原確礪問銘于守元城王令令以謂國家自景德以
至慶歷四十年間南北互有事而王氏父子仍踐其地
惟其任軍有輕重遇敵有小大故其收功有厚薄要皆嘗
捐身原野爭冒鋒矢之下方是之時死不暇顧寧論異
時之富貴乎由此言之豈有他哉忠者不忘其上而勇

者羞于苟生其大欲遏亂沮暴于天下小亦盡其職而無媿也一食其食畀其死力而不悔此與夫世之事人以職而苟為容容之計者其行義固有間矣此予之所以銘也銘曰

宋有天下登民於平吏守弗虔胡敢内驚既竒我邉遂飲于河疇奮自民為王前戈桓桓虞侯氣動上顧勇形于軍指死而鶩君于前人實纘實類在昔南荒羣獠方猘窮崖絶陘保為巢穴無復人行駃為騰猱君居其間

捍城厲軍時入其阻輙以揵閫吏苦無功稍自誣冒君
縱使降不以俘告皇有顯澤用嘉爾績君不言溥曰維
臣職謂宜大壽以它就功曷壯未老遽仆以凶惟汴之
陰陽原之下鑽石勒銘用闗萬古

左班殿直袁君墓銘并序

袁氏之出為舜後與陳分於袁鄉而世居陽夏其流不
可窮已君世于舒天聖中以家自西來吏於江淮發運
司親死不歸葬遂占藉為真州之揚子人景祐中以久

能平廉例當官得三班借職更三官而得左班殿直廵簡楊之銅城鎮坐免以歸君亦適老矣退居揚之尹婁河上其地蓋君嘗官而樂之也既居二年令侍叔父以官來令方少得君之子相歡也君雖以病瘠然一聞客來爭冠帶以出間有過之者與之相對終日而笑喜自如獨其言吶吶無能矣以是益不知平生之所為而君之二子視尚之尚幼于君之為概不能省念間有所聞亦不過公能忘私苴補奸漏得稱能官而已計其是亦

有以過人而取之也獨其官久而益貧家居如新爲生
顧其用又甚儉則信矣如忠廉者而君尤喜書人亦多
稱爲能雖君亦嘗刻于學也而其子遂以世其家既數
年而令學自省加於前時間嘗怪二袁斷斷無所異而
樂自鄙以循俗令亦誚之二袁慨然曰如子儒者也雖
予亦樂此吾親老矣左右之養朝不謀夕自知家貧以
得食爲急古之士者處之燕閑則業專修而知益明顧
予力有不足者雖然我豈盡忘之聞常道自孝弟始如

此固子不敢不勉也令嘗憐其志而傷之間觀其事君然後知其言為實然也居無何而令去聞君亦卒矣葬有日二子來請曰雖然必子銘顧所與之如何予亦曰令固知無銘為難也君諱某字某二子翼軫葬君于真之揚子縣某鄉某原從先人之兆次時某年月日也銘曰

已矣凡莫不爾尚何嗟此葬父母于是君亦歸于是距葬君者又子死生之義備矣

前左班殿直袁君墓誌銘

君既退居令始與君子游後七年而君卒卒三年而葬前葬之三月君之子謁令以銘令為次其行事而銘焉叙曰袁氏之出于陳為舜後君之先世久不顯忘其譜記不知其流何別也君諱康字諱之世家舒之懷寧仕于淮南江浙荆湖發運司積十五年而得三班借職監瓜州堰遷奉職監虔州稅某州銀銅場遷右班殿直改揚州銅城鎮巡簡遷左班殿直坐免歸老于揚州之瓜

洲君為人寛和其御事平廉其治家整約其教子修謹娶某氏卒從娶楊氏有二子翼軫與令游者也其葬以某年某月某地在真州揚子縣某鄉某原銘曰

地阜而隆曲宛而窪中卜以宜君宫歲月旣諏日時孔良洵求且祥君安歸矣不騫不圮以祉其孫子

叔祖左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公行狀

王氏舊望太原自公之五世祖居魏之元城縣不知其始何遷也以至公皆元城人曾祖某仕某朝至閤門通

事舍人祖庭溫開寶中仕為泰寧軍節度副使考奉諲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公諱乙字次公公生少孤長能自奮以學連以進士上輙罷下游于江淮間景德中詔求秘書于天下公適有之去獻之京師上書言臣父常得事許王府推于先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書問驗補三班借職廵睦衢婺三州私茶監旼三班奉職溫台明越四州廵簡用舉者監越州西興鎮兵馬轉運使薦公才可益就用之改蘇湖秀州青龍鎮

廵簡於是上居東宫公上書言太子方少陛下為擇師傅皆賢誠甚盛美獨左右小臣行能未聞有以過人夫師傅之進有時則太子與小臣居以為常茍但無過猶嫌不能有益一有不正其習可不慎哉願陛下擇于朝廷賢有聞者益求其比以輔成太子書奏不報故事士之出兩川仕朝廷者雖老猶不聽歸公獨上言曰陛下幸以其材任官何獨猶疑之如此蜀地雖險陛下臨之葢甚悳仕者又皆其賢人情不宜有他且蜀去京師遠老

者不可載之輿俱則去離父母生嬰終身之憂死弃萬里之外臣誠恐孝愛之士終不為國家用也臣愚以謂聽還之甚便詔許兩川之士復歸又得離其旁近官自公言始又言奸貪吏如李溥邊肅材雖有過人幸復聽用之猶不可使為州以近民又言比年制度請益復古而朝廷大臣下至九品吏皆無廟與士庶人同祭於寢非所以嚴鬼神長恩愛厚孝實于天下也幸以次限之立廟不報恩加左班殿直乾興初朝廷新逐宰相大臣

用事指已之不便者以為党逐之宣徽使曹瑋素名忠正亦在譴公以疏争曰曹瑋忠臣先帝用以為陜西河北三路部署以藩陛下蓋察其材任之也豈顧不知其忠耶陛下新即位亦當引瑋類聚以自助何遠散逐之臣固知非陛下意而大臣敢以奸亂國也賞罰天下之所信陛下可自取用之毋聽大臣自便書奏一時皆為之驚改監楚州商税請廢北神堰置閘歲省役二十一萬一千三百人米六萬八千石詔以公言為閘果便加

右侍禁大臣荐之加閤門祗候監定州兵馬改提舉黄河埽岸上書言將帥微弱所養非所用不可應一旦其畧曰臣觀三代之政至于久而不能無獘况其下邪自唐末大亂盛强者争起以分天下所在阻兵以自守國家得之于戰争之後上天厭兵久矣故太祖皇帝稍歛將帥而奪之權行之既久其獘微弱卒有四方叛而起者恐非邉將之能應况天下之勢弱甚陛下獨不監秦耶夫北方之盛日久矣極盛必衰其外有黒水强大之

敵下有中山廣平強弗順之族臣觀其勢不能無變假如五單于復分于今有若呼韓邪附而願歸者不從之則合而為患從之則為朝庭者計將安出耶夫人之材能不同則上之用舍各異夫駢脅多力臂強走悍剌堅而中深此人之能也可為人用而不能用人今置將不問其材謀何當一以能使之臣見其敗軍也夫以能將能以指使指不若臂之使指也臣視在邉之將誠論其材謀幾能以臂指之不同耶夫軍事至重陛下既遣將又

置監軍監軍苟知兵尚安俟將苟不知兵後與將衡決于事無益也夫兵趨時如飄風搏利如飛鳥機發于心變見于目身走赴之一跌則後矣其為豈一一以盡傳耶使皆上聞報可而後用之是兵乃陛下與大臣自用耳安用將居千里之外耶如必疑之則勿用不疑而用之一切可聽其自為無以尺寸繩之如是而不效更覆其軍皆可斬之無赦以懲艾其後敢以非其任而當此者使知其果死也夫茶鹽取之山海其出無窮陛下苟

聽民之有力者行其利于天下卒使輸粟益邊則邊實可備也不聽天聖中遣御史河北聚糴以備邊公獨言河北粟少又近邊不宜糴以空民食不若以茶鹽募江淮入糓河陰良便事下三司議以為非是公奏曰臣言誠甚利三司徒以臣為賤故沮之臣願身置三司辨其非是狀已而發利害十事三司不能折其一詔以公議當是從之果便由是三司始害公能加右侍禁監杭州駐泊兵馬公自言曰臣始言入糓河陰嘗與三司使胡則

有曲直後葢自以事罷獨疑以臣故罷之是豈能無怨于其心今知杭州而臣官屬之後應有以報臣也書上改真州駐泊加東頭供奉官以病乞監滁州商稅改泗州普照塔用舉者改揚州駐泊兵馬坐免復起為東頭供奉官監光化軍商稅復閤門祗候荐者言公能幸它用之改淮南西路都巡簡使恩加内殿崇班連上書請民牛聽耕逃開田請賑飢民以息寇賊請罷荆湖路酒課以便民限民出錢償官則民不觸罪請如殺牛馬之賞

更倍之以購殺人者則罪輙得又言鑄銅爲錢其利甚薄兩母一子今銅復竭宜禁民錫雜銅鑄之法其付二宜能丈一切皆不聽上書言臣方少時常願盡其能以進効今老矣願觧所官上以爲左領軍衛將軍聽其致仕書方下卒于海州年七十有三公内剛外恂居與人交歡然及加以不直雖强其才不可以勢得也故公之所在雖嚴貴人多憚之于其所職每列以是非爭之每揺而不動去而其下亦多思之皆能道其行事以嘆其後

反不然者然其直亦其平生終不以進退得失之故以自枉故仕嘗材名矣大臣屢荐之卒不用其言之又多廢者亦以此然公蓋自得不悔也嘗從容言于客曰義固有必直雖天子敢以死争不憚即如非義雖賤人吾屈矣然則吾守亦約矣居家慈其族多頼以養公先娶林氏早卒後娶劉氏于公之卒林已葬今用劉氏合葬焉子三人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子建仁傑皆舉進士女二人長嫁進士林度次嫁項城主簿宋适孫三人之翰

彥暉彥卿將以某日葬公真州揚子縣某鄉某原謹狀公之行事將求世之有道者銘之謹狀荆公作誌

廣陵集卷二十九

廣陵集卷三十

宋　王令　撰

外域

問外域之與中國抗甚矣大者並帝而爭強於其小弱猶以王自居令之而不肯聽拒之而不可制國家四有天下東盡海浦南連交廣西引羌巴北極幷代中貫萬里不為無地生口蕃衍載在簿籍者不可勝數不為無人鍛金挽革貢甲萬里獸皮鳥羽膠漆絲枲隨其所出

交易於天下以相為用砥礪刻日無休工其器錯出於州郡交輸於天府所在充塞不為無器拔距投石猿臂駢脅蹶強挽長射中飛鳥走及走馬一作奔馬一日令下則以身自試者無慮千萬不為無士金角旗鼓進退坐作未嘗一日廢習不為無敎因百年之安承既富之後以天下之力不為無備每一議據前世以占成敗盈廷自天子譙讓大臣好問延及幽側其披草萊奮巖穴自出者不可勝紀不為無謀以主對客以逸待勞以我之

直加彼之不直不為無名然而師出無功遇敵輒挫頓重兵於外屯屈至謀於成筭外不得休内不得息財困於重斃穀糜於久費中國力為之勞財為之貧而外域益自若也以予考之自秦漢而下皆然其術不足道也自三代之時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可舉也予竊疑之方其盛時天子合諸侯以禦寇攘其勢固易為力與今無甚異也於其衰末中國自相并伐方是之時如韓晉秦趙皆以國自立被兵終世然力亦能支之今反不

然何也諸君子行且仕矣有如陪大夫之末議承朝廷之遺問其將何以討此諸君子幸明以示我

肉刑

問肉刑之用扵世今其明見扵書傳者三代之法爾唐虞之世不可得而詳矣故記説多謂起扵夏后之世而書亦曰象刑惟明故荀氏者謂非之曰象刑非起扵治古葢起扵亂今所謂象刑者象天道而制刑耳如使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誅赭衣屝屨以為戮雖堯舜之聖

不足以治而適所以為亂其為論甚詳世皆以為然而揚子雲獨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何不相從之如此諸君子之學其講唐虞之治詳矣肉刑之用否豈無說乎今日之學蓋異時之用於世之道也可無議哉

稅法

問古者之稅其法什一而民足後世之稅加寛矣如漢文景之間或三十稅一而民尚貧雖今亦然顧聞厚稅

而民富之道何術可行於今薄歛民貧何由而異於古此亦治道也幸無讓

禮樂征伐

問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自諸侯出此孔子之所以作春秋也以余攷之於春秋諸侯之變禮易樂者有矣侵伐圍入者有矣斯皆孔子之意也至於征則不言何也使當世之無是事孔子不應曰征伐自天子出有而不書孔子之意安在若曰征者

上伐下敵國不相征則天王亦不稱征何也願試辯之

言行

問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葢卿大夫之孝也昔孔子甞言矣陳蔡之大夫惡其議也至圍之以兵將殺之其行也宋桓魋欲害之孟子行其禮於齊王驩怨其簡已甚矣其人聖賢也或以言或以行其不得於天下如此考其下賢士大夫見於書傳既甞位於朝廷而親信矣後卒以讒惡敗者未甞不以言行也

何獨孝經之言然言聖賢者皆不能然也諸君子學且進以仕其為鄉大夫何以自取於孝而免於怨惡余竊欲聞之焉

為邦

問顔淵問為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夫夏時自漢固已行之矣假如後之作者有乘是輅服是冕求韶之遺音而舞之斥鄭聲與佞人而遠之苟盡是道亦能致治如古之時否

封建

問周建子弟同姬姓者五十三國秦起周後謂周以封建失天下盡除前世之法雖子弟不得有土然傳二世而秦亡漢監秦弊當世之士爭以封建推言周秦所以長短者故高祖文景之間子弟半天下後頗以敗亂然斷則復續與漢相終凡四百年由是晉宋隋唐之間言封建者益多晉取用之卒敗隋唐之間名雖用封而實與周漢異矣然唐亦垂四百年故後世議者多以封建

爲守矣敢問周漢唐之君歷年之久秦之歷年之短果以此耶果以此則周漢之君所賴者何事必不以此求破後之議者以何說夫封建同姓以自藩屏用求永世果聖人之意乎非聖人之意則周公為周而用之何也諸君明以教焉幸無讓

治效

問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孟子曰有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苟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不過

七年必為政於天下自周秦而下漢唐之間仕者非經明行修世通以為不稱而孔子之學大盛於天下士之挾是道以進者世常至宰相大官方是之時時君世主皆已統有天下號令興廢通行於四海非如百里之小而朝諸侯之難士之大者出有為小者出有言其居朝廷甚者終身至淺少矣猶不嘗於七年五年三年而功效曾不見於天下不知學古人者何失之也諸君子既學孔子行且進仕於朝廷嘗以思往者之失而有所得

乎而今願聞之

賞罰

問湯之伐桀其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武王之伐紂亦曰多功有厚賞不廸有顯戮予以謂桀與紂天下之大惡湯武天下之至仁致其伐亦曰順乎人而已矣故書以謂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夫民望之若此故曰無敵于天下夫因人欲去而去之其勢

如以水滅火何獨廹其人而用之狃之以賞罰其誓乃如此予竊惑之願聞明教

分田

問分田之法計民之口以授食自五口之家遍而上至九口以為下中上凡三等其家雖授地不同固亦均矣自其外子孫之蕃過扵是者則有餘夫之田予嘗考之扵書以周制言之其法甚備然皆地已均定獨餘夫之田因其食口之衆而增之不知取扵何地以今視之上

農之家食或數十人古豈無此邪其田亦何可勝給也分民以就田則父子相離如近郊遠郊之差益相遠數十里况四封之内其遠有過甚者耶茍老者無以養則少者之居安耶誠使其往來無間則地遠有不勝者力從而廢於田則王政果何如耶諸君子博學知古其說如何

稅法

問漢武外事四方饋餉賜予内興宫室池臺苑囿一切

過古封禪巡遊招延方士禱祀非鬼求致神仙其費極甚以至於不可勝筭逮其末年財用大屈於是用弘羊之計始榷酒以禁天下至唐天寶中天下大亂兵用滋廣第五琦自蜀以御史使淮南始收鹽利以禁民至其後以天下之財十分計之鹽利占其六自是方鎮稍稍自負其強阻兵以叛不復貢賦凡數十州方是時中國之費益多財賦之入日衆至張滂王涯以茶亦可禁如酒自是山海之利無有在民者矣於是趙贊復建雜稅

今之百物之征古未之有蓋自賛發之雖然賛獨用以資常平視歲之豐儉以為出入以便民不以給國家費也朝廷承五代之後百年以至今日天下既平四夷無事宫室苑囿不增禱祀一切如禮行在未嘗延遊天下一家貢賦非有缺虧凡唐漢之利皆盡用之而有司之費尚闕不聞富足何也夫承中國多事之後財力困竭之時一得其利猶用以濟安有如平時蕪用之而反有不足者今竊恠之諸君子以謂其獘安在思欲革而治

之何法語曰好謀而成夫欲進而仕者謀國之道所宜謀也

禮樂

問禮樂壞於世久矣今其書尚存而可考然皆廢不復舉當世屢痛之豈惟今哉求於前世自三代而後皆然也往者卿大夫或請於朝士亦奮行於家見者頗怪之甚者以為笑而皆不能明也況於行之乎以予考之於古蓋三代異禮而樂亦不同也夫欲新一世之民而民

不聽乃欲家至而人觀之使必置而用此耶近者嘗作樂矣陳其器皆世所未識也按其聲則宜審而莫辯夫興禮之士皆獨行以抗一世世亦不相為用反傾而笑之自縉紳之士且然而欲望下俗未流被服其風聲不亦難乎予固疑其不然則禮樂何緣而變也諸君子當有以言之

讓德

問讓者天下之盛德而聖人之所推高也然而吾德當

之聖賢固有其事而弗讓也伊尹嘗曰惟尹暨湯受天明命周公曰在予小子旦孔子曰文不在茲乎孟子曰舍我其誰哉蓋吾德當之聖賢固有其事而弗讓也若堯以天下歸之舜舜曰德弗嗣舜以天下歸之禹禹曰德罔克然二聖人者若其德誠不足以當天下之任則並時而在舜禹之上者誰歟茍無其人其偽讓乎且堯之命舜以相天下而不聞有辭至舜命禹而以相讓之稷契暨臯陶垂又讓於殳斨伯與益又讓虞於朱虎熊

羆伯夷又讓夔龍而讓其秩宗焉舜之命官必當厥德而裁諸位者也四人者宜如舜之宅相而弗讓可也反固辭者何歟然又終不聞易四人之位以遂其稱如稷契夔皐陶今猶見之書而列於二十有二人之職至於殳斨伯與朱虎熊羆又不見舜以垂益之推避而卒任其人以成其讓道而列於是職蓋其才各稱而不可易也然則四人者是僞辭歟孔子曰夔達樂而不達禮而伯夷乃讓以典禮焉又豈舉爾所知乎或曰堯舜之朝

其臣雖有盛德猶不敢當盛位盖其道之素行也然伊尹周公登師保之位未聞稽首推避如古四人者孔子孟子自任天下之道而不曰有人焉語曰泰伯可謂盛德謂其能以天下讓也夫其能讓則其不讓者所不直歟不然則已德當焉皆宜固有其事而弗辭可也諸君幸詳言之

謀斷

問予讀書至舜禹之盛亦可謂盛矣然其相告戒盖曰

弗詢之謀勿庸也或者以謂人之謀不相同久矣以孔子孟子之聖避於天下數獨於諸侯當世卿士大夫任朝廷之事者其甚則欲殺之其下猶以為迂濶無足用也故其自道曰莫我知也夫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衆也使其謀之皆同問之皆得則其困不如是也昔漢文帝議以賈生任公卿在朝之臣訕之以謂年少其為專欲紛亂耳而賈生卒以是見疎唐憲宗將伐淮西裴度獨持其議其他將相大臣皆以為未可而度卒有

功夫二主固嘗詢之矣漢文詢而從之則非憲宗詢而不聽則有功惡在其必詢也其考於詩亦患人謀之不同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何是詩書之不相同也諸君子以謂如何

德禄

問記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古之可謂大德者誰歟非孔子伯夷柳下惠顔淵冉伯牛之徒歟然而絀於魯逐於宋周旋於天下應其聘者

七十國卒以窮死位可必得乎飯疏食飲水曲肱以樂絶糧於陳蔡祿可必得乎無仲尼則西山餓夫與東國絀臣名可必得乎伯牛夭顔淵短命以死壽可必得乎昔孔子之於世亦曰無所必而已矣今乃必得之何也或者以為此語指舜而言也夫既曰大德矣則天下皆然也豈止舜一人哉諸君其明言焉

民食

問民食之制尚矣余考於周禮廩人之職是其制曰凡

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又三鬴中也又二鬴下也說者以為此給萬民糧食之法也謂四鬴三鬴二鬴皆舉一月云也夫年雖豐凶無常然民食多少固有常也亦可增減乎夫食二鬴而足則多至四鬴不亦過乎食二鬴而不足則制民者下歲亦使民飢乎給食之法果何如也苟聚斂於國則期於民者遠矣出納能無難乎苟散廩於野期民於近則吏職不勝其多也夫民食要為之制而已耳使其蓄之有餘用之有節民自為藏良

易也欲以千里之地天子為置吏而以時給之不亦難乎其於食之不足則移民就穀必如斯言則遂空其地苟空其地則耕耨安得以時耶不空其地其移民之制何如哉古亦有行之者見於書傳者乎後世歲凶民之流亡甚苦矣在上者思以法制之而議者難焉諸君子學且進於仕則可不思於此乎

兵法

問世之言兵者不宗孫武之書則司馬法也其道何足

言哉然其謀人之國帥人之兵計利以去害其說亦有長者自武之後至今葢千有餘歲或未之能過也則其可無取乎其說曰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予視後世良然間者西方亦常有事矣兵出三年而大臣憂頓兵費財非利就其臣伏輒釋其罪而聽從之葢朝廷經國恤民之制也以予考之於古乃不然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詩書載周公東征其久亦與高宗無以異以二聖之智何其成功之緩也以後世計之兵久而國不

為利者高宗周公亦不憂於此乎固有憂而不得已者乎豈聖人之兵與後世之兵有異也

賦稅

問聖人職在養民亦所以資民而養也然而天下之廣調度之煩賦之稅之不適多寡之中是桀貊之道考之於古葢有什一之法在焉此謀治體者所宜圖也國家承五季之弊馭四海之衆旁連三垂延袤萬里其間復有偏伯之地先朝納土之後務在便安元元一從寛假

是以稅法雖存而重輕未適其中今一旦欲舉天下之籍而均之然慮民心久安重為煩擾至於經制之方注錯之術亦未知所從諸君講學洽聞必有佳畫悉心陳之庶鷺蒙陋

廣陵集卷三十

廣陵集附錄

有宋王逢原墓誌銘　　王安石

嗚呼道之不明耶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耶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盖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羣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已道雖不行乎天下必行於妻子内有以明於已外有以行於妻子

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余之昏弱不肖亦固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系王氏元城人也始余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余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余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可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可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有之而不得也嗚呼今去余而死矣悲夫逢

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諲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也五歲而孤二十八歲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武進縣懐德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吴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樂以不罷嗇也推之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乎兹

廣陵先生傳

劉發

王氏舊望太原自先生之七世祖居於魏之元城不知其始何遷也叔祖父乙居廣陵先生幼育於乙故遂為廣陵人年十數歲晝從羣兒嬉夜獨誦書往往達旦不眠率以是為常未嘗從師為辭章即雄偉老成人見之皆驚年稍長倜儻不羈束周鄉里之急為不義者面加毀折無所避人皆畏而服之里人滿執中謹厚人也一日先生過之執中以先生所為為非是先生因自悔更閉門讀書久之所得益以閎深乃為竹賦以自廣具載

文集其姊寡居貧無以自存乃聚徒天長已而積薪之中得芝之葉先生有感焉乃著藏芝之賦賦序多不載載其賦具載文集是時丞相荆國公赴召道由淮南先生賦南山之田詩往見之公得先生大喜期其材可與共功業於天下因妻以夫人之女弟焉既而徙高郵大守邵公必延請主學先生辭不獲已强應之尋亦辭去邵公為部使者以其節行聞於朝廷不報先生既喜退隱思江南山水之勝乃遷居潤賦江上山中之詞居頃之熟於

潤之山川道里又著遊山記以寓其意居無何以江陰幽僻乃去潤遷江陰江陰地下濕得疾苦足弱因復遷常未幾以足疾終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痛惜之荆國公為誌其墓荆國既誌其墓又哀思之著於詩多至十數篇先生德業之敏如駕四馬馭夷路駸駸驟馳雖健步者蹴不可及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嘗不嘆慕自以為不逮事寡姊如事父教姊之孤兒不啻巳子歲時祭祀於其考妣必流涕親識饋遺纎介無所受諸

生有獻度其家為禮雖甚貧不取也平生為文多操紙立書未嘗有藁或有藁即焚毀故其終家無遺文先生方生管城君命之曰令兒未及更立名而管城君卒故先生因名令初字鍾美建安黄莘以其造道之深字之曰逢原吴氏從先生一年而寡歸治田桑布素以待盡其趨操議論皆是宜為先生配先生既終方得女荆國公為擇所宜歸歸吴夫人族師禮亦名士嗚呼道之不明於世久矣惟道之不明故士之出處皆莫知其所宜守仕

於朝廷者知進而已時不足以有為雖或掇而去之猶不能自止也不然則溺於厚利苟狥世俗以自私無足道也隠於山林者知退而已時若可以有為雖或掇而出之猶不能自屈也不然則喜於名髙苟違世俗以自顯而無足取也夫天下有道以道狥身天下無道以身狥道古之君子無必出也無必退也顧道何如耳苟外於道而拘於出處之迹宜其無自而可也方先王之盛時所以造士者有術優游崇養成其自得之實而不使

其少累於外物故士多見夫道之大全而進止行遹無所於遅三代而後世不知所以造士士未明所以行已而紛紛外物既已變易其思慮矣則其所守無所適當固其所也嗚呼若先生者可謂豪傑之士矣去三代之久如此而以宏材敏識偉節高行特立於一時使其無不幸之死而幸於世則其所施設當如何哉雖然以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就天下之士至於易商為周而士之備道德之美者宜不可勝數矣管蔡一以流言而朝

廷上下遂皆信之知保周公而賦四國者才十夫而已然則士不待文王而興者豈特罕聞於後世哉雖先王之世固已然矣推此則若先生者其可易得哉世之知先生者或以其文或以其行未為知先生者也知先生者惟荆國公而世或疑之故詳載先生之行事而論次之門人劉發謹傳

與王逢原書　　王安石

安石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才浩乎沛然非安石

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為君子而方不已者也惜乎安石之行急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稿副輙留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二

安石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閒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閱足下之書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書有嘆蒼生淚垂之說夫

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得於行而不得於知吾恥之也得於知而不得於行吾不恤也盡吾性而已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為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子不暇席暖之說韓子亦以為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

難子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於勢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

聖人不憂之說詩者非一人之辭也出諸國之賢者則道不能盡軌於聖人也宜矣然汲汲以憂世事孔子固有取而不為也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巳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畆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然其謂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率皆聖人也乃吾所願則學孔子也又論禹稷顔回同道曰鄉隣有鬬被髮纓冠

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隣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説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茍則先王之道得伸也噫且以七十子之賢親出於孔子之時獨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顏回有是況去聖人之久而私力於學者耶孔子論聖人有先後者學者知其然則宜法孔子安可慕其所以慕而已乎世有能喻知命之説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之

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刓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語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銖忽妄售於人世之𡸁如足下者有幾吾以為知及之則必能守之故以安石之所學報足下葡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以足下之才行僕安敢不以孔子之道友足下乎不宣安石頓首

三

安石頓首逄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慰慰唯逄原

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兹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溷朝廷更增不知者之毁然吾自計當如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不久到真州兾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安石止寓和州耳來真唯迎老親來視女弟既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安石頓首

四

安石頓首承跋涉到江陰與賢閤萬福良以為慰安石

居此鬱鬱殊無聊念非見君子誰與論此不久來江寧

冀逄原一來不審可否倘可與子明同來乎不知脚氣

近日如何切自慎愛千萬千萬近見莘老其不肯與人

事固知其如此久矣而書來過相稱譽似以俗人見遇

不知其故何也既已在此職事矣彼以此遇我殆其宜

也冬寒自愛

五

安石頓首辱書感慰舟但乘至蘄陽當無人何問兼是

吳舅法所當亦何嫌不自駕之以往還就載官物可也
旅居僧舍良亦無聊千萬自愛時以書見教今日尚苦
大風不可行忽忽不謹

六

安石頓首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
宿留別乞一差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丹陽
奉候切勿以事為解也他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
奉遲切切

七

安石頓首辱教具曉緘指陳山人今在此幸便訪友也他事面謁怱怱不謹安石頓首

八

安石頓首比辱足下來見顧存而人事紛紛殊不得從容盡所欲言而遂爾遠違區區嚮往之情豈可以盡言哉到天長乃知行李已到毘陵脚氣已漸平復殊以為慰即日動止想與吳閤俱萬福貴眷各康寧已到宿薄

晚遂行更數日即到京師別上狀然書所傳道豈可以盡意乎近見說脚氣但於早起未下牀未語以前取唾以手大指摩脚心取極熱乃下牀久之自不復發嘗試為之此乃嘗有人以此除疾為之方也葛子明得書否二舅處有書來否熱不可勝任殊以為憂為之柰何安石頓首

九

安石頓首不見已兩月雖塵勞僕僕企望盛德何日無

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見微旨奥直造孔庭非極髙明孰能為之仰羡近辱子固東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大所嘆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逺懐安石頓首

十

安石頓首自别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惟已還曁陽今此介徃幸喻動止之詳以慰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徙否安石之勢恐未能自脱於此矣罪戾日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其所為

者也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幸自愛重安石頓首

十一

安石頓首得手教承尚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安石昨到金陵匆匆遂歸番陽冬末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令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否近制舡難為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安石處此遂未有去理

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尚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𡈼朝廷則他人復有可望其見察者乎罪釁日積而不知所以自脱足下奚以為我謀哉配兵不習水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説不知足下意以為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欲望逄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切試思之幸能一來為惠大矣安石頓首

十二

安石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慰慰唯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尚安得聞此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此冀相遇於江寧不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謀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則相遇尤易耳酛卒事須面叙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見教今世既無

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可必用大抵見教者欲使安石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尚何望於他人切無所惜也冬寒自愛安石頓首

寄王逄原　　王安石

北風吹雲埋九垓草木零落空池臺六龍避逃不敢出地上獨有寒崔巍披衣起行愁不愜歸且把卷闔且開永懷古人今已矣感此近世何為哉申韓百家爇天起孔子大道寒於灰儒衣紛紛欲滿地無復氣燄空煤炲

力排異端誰助我憶見夫子真竒材梗楠豫章槩白日只要匠石聊穿裁我方官拘不得往子有閒暇宜能來晤言相與入聖處一取萬古光芒廻

哭逄原　王安石

布衣阡陌動成羣卓犖高材獨見君杞梓豫章蟠絶壑騏驎腰褭跨浮雲行藏已許終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

逄原挽辭　王安石

萬里竟何在死生從此分謾傳仙掌籍誰見鬼修文蔡琰能傳業侯芭爲起墳傷心北風路吹淚濕江雲

思逢原　　王安石

自吾失逢原觸事輙愁思豈獨爲故人撫心良自悲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玼我思誰能謀我語聽者誰朝出一馬驅暝歸一馬馳馳驅不自得談笑强追隨仰屋卧太息起行涕淋漓念子塚上土草茅已紛披婉婦且少年煢煢一兒婺高義動閭里尚能致財貲嗟我衣冠朝

畧能具饘糜葬祭一本作豆無所助衷頽亦何施聞婦欲北

返跂予常望之寒汴已閉口此行又參差又說當產子

產子知何時賢者宜有後固當夢熊羆天方不可恃我

願適在玆我疲學更誤與世不相宜夙昔心已許同岡

結茅茨此事今已矣已矣尚誰知渺渺江與潭茫茫山

與陂安能久竊食終負故人期

思逢原

王安石

蓬蒿今日想紛披塚上秋風又一吹妙質不為平世得

微言惟有故人知廬山南墮當書案溢水東來入酒巵
陳跡可憐隨手盡欲歡無復似當時

又

百年相望濟時功歲路何知向此窮鷹隼奮飛凰羽短
麒麟埋沒馬羣空中郎舊業無兒付康子高才有婦同
想見江南原上墓樹枝零落紙錢風

與舅氏吳司録議王逄原姻事書　王安石

安石啟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

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應

舉為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

做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安

石目見其所為如此其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

不備安石拜上

又

安石啓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體動止萬福向曾上狀

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

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為過當皆不足信安石此深察其所為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絶貧乏况其家口寡亦易為贍足雖然不應舉以安石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雖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酌之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却望二舅有信來决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尚寒伏乞善保尊重不備安石頓首

與崔伯易思王逢原書

王安石

伯易足下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為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為銘最為無愧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安石之不肖固不敢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為日進而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為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如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為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為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

痛可痛安石再拜

與王深甫　　王安石

安石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已今日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早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池則安石此月乞去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安石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切勿遽去若令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急歸也有王逄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

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嘆可嘆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安石頓首

別孫莘老思王逢原詩　王安石

逢原未熟我已與子相知自吾得逢原知子更不疑手把湖上舟望子欲歸時茫然乃分散獨背東南馳寥寥西城居解后與子期鷄鳴入省門朱墨來紛披合意不

自得强顔聊爾為會合常在夜青燈照書詩往往並衾
語至明不言疲匆匆舍我去使我當從誰送子不出門
我身方羈縻我心得自如今與子相隨隨子至湖上逢
原所嘗嬉想見荷葉盡北風卷寒漪已懐今日愁更念
昔日悲相逢亦何有但見鏡中絲

客有示余王逢原詩編者因成短韻逢原廣陵人
死年二十八歲　張舜民

古人深恨不同時雖得同時不識之獨把遺編想風貿

皇天何負十年期

王逢原哀詞　　郭祥正

追髣髴兮故國之山邱與子之相遇兮聽其言而若秋
雍雍而肆兮嚴嚴而收樂我之心兮以遨以遊子將娶
兮於南州不得從子以往兮翻自省以幽幽川陸兮沉
浮日月兮再周聞子之長逝兮愴我之深憂子不可見
兮道將誰求彼蒼者天兮胡與胡求疇如子之學兮使
不位於公侯欲莫生芻兮靈何自而薦羞想風期兮奈

何悵平昔兮悠悠

淮南部使者邵必奏狀

臣伏見國家詔下開歲貢士丁寧告勸勤亦至矣然士亦有負其業不求聞達者臣恐州縣不得而薦天子不得而知臣伏見揚州布衣王令文學德行俱出人右奉寡姊如嚴父教孤甥如愛子寒飢窮困不改其守求之士人未見其比臣叨列職司國家利病皆得言之見賢不舉實臣之罪

先生行實

前忠武軍節度推官知滁州來安縣孫侔為通直郎致仕侔上言尋醫已二十二年乞致仕特除之侔字少述吳興人四歲而孤與母胡氏居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多自得之文甚奇古內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鄰不與通也慶歷皇祐中與王安石曾鞏名聞江淮間應進士不中母病革時以為恨故侔義不得仕客居吳門吳興丹陽揚子間士大夫敬畏之知揚州劉敞薦之曰

倅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為試秘書省校書郎揚州州學教授辭不赴敞知永興軍奏辟管句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即位沈遘王陶荐倅及王回常秩可備侍從皆除用之倅以忠武軍節度推官知滁州來安縣熈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荐之以為常州團練推官皆不受安石少與倅友善凡事倅安石為軍相道過真州倅待之如布衣時然倅晚年卞急至於罵坐惄鄰論者以為

年耆而德衰也初王回常秩王令皆有盛名令行能尤異諸公稱述之最早回亦不壽秩仕差顯惟侔不仕終始出哲宗皇帝實錄

先生逸事

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侔揚州人居於蘇州湖閒好為古文章尤方亷不能與俗浮沉而接物則恭以和秩潁州人應進士舉初未為人知歐陽永叔守潁令吏較郡中戸籍正其等秩貲薄在第七衆人遽請曰常

秀才廉貧願寛其等永叔怪其有譲問之皆曰常秀才孝悌有徳非庸衆人也永叔為除其籍而請秩與相見說其為人秩由此知名及張唐公守潁因薦秩於朝廷賜以粟麥束帛固譲不受自陳方應舉無隐者之實不敢當賜是時余守揚州亦以孫侔聞朝廷賜之如秩侔受而不謝兩人者取舍異或講其意予以為秩尚節而侔安禮者也可謂周之亦可受矣尚節者潔而介安禮者廣而通令亦揚州人時落拓不檢未為鄉里所重後

折節讀書作文章有古人風王介甫獨知之以比顏回也出翰林侍讀學士劉公敞雜錄

吳夫人傳

吳氏臨川人家世儒學聞見習熟幼而有智既嫁而寡其夫之友王安石弔之曰康子高才有婦同蓋以氏黔婁之妻也王氏吳氏皆臨川望族人物之盛世通婚姻故安石知其賢為詳元祐七年三月唐州言伏見本州泌陽縣上馬鄉故江寧府録事叅軍吳蕡女年二十二

歲而歸布衣王令未及一年而令卒是時王婦方二十三歲獨有遺腹一女其兄欲奪而嫁之號泣弗許歸老父母之家屏跡田桑以事兄嫂荊釵布素不事塗飾如此三十二年矣今在本縣黄池陂獨居掌治陂事每歲農隙躬率農夫數千餘人修治堤堰蓄水灌田利及一方一方之人循稟教令子弟有不率者自擕檟楚以求治之罪農民無知非有威刑不可以齊苟非節義出衆何以服之欲乞朝廷特賜旌表詔賜絹一十匹米一十石

其後以壽終於泌陽所居焉出國史列女傳

節婦夫人吳氏墓碣銘

姪朝請大夫擢發遣簡州軍州事王雲撰

夫人吳氏撫州臨川人廣陵先生元城王公之妻先生諱令字逢原道德文章名一世二十八而卒夫人抱始生之孤徃歸母兄喪除議所適泣涕自誓屏居別墅僅蔽風雨惡衣糲食人所不堪三十有五年以終厥身凜然古之節婦天下稱之家始來唐唐多曠土熈寧中詔

募民菑墾治廢陂復召信民杜詩之跡衆憚其役之大頫於是畧睨莫敢舉夫人因其兄占田陂旁慨然謂衆曰吾非徒自謀陂興實一州之利當如是作如是成乃闢汚萊均灌溉身任其勞築環隄以瀦水疏斗門以洩水壤化為膏腴民飯秔稻而其家資亦累鉅萬夫人一毫不私服用之儉猶昔也方且汲汲振窮乏周疾喪貸不能償則為焚券德聲日聞遠邇信服訟不詣官决於一言久之四境無復凶歲民深德夫人之惠相與列言

於州州聞於朝優賜米帛而鄉人矜以為榮跡其澤被一方功昭於時豈特古今女子所未嘗有雖烈丈夫建立無以過之嗚呼是真先生之配也夫人尚書屯田員外郎德芻之曾孫尚書都官員外郎敏之孫江寧府司録叅軍賁之子婉婉慧成父異之嫁不輕諾廣陵先生妙年英特聲振江淮荆公一見以為友勸其舅以夫人歸焉居無何而寡遺腹有一女長有淑德荆公髙選諸生以嫁錢塘吳師禮歷博士諫官右司員外郎為時名

臣夫人天才超然辭翰之工不假師授喜讀孟軻氏書議論宿儒所不及謂非婦能皆秘弗耀父事兄母事姊姊亡感慟得疾卒年五十九實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兄豪奇士也夫人既卒二年以先生葬常州躬護柩北來道病亦卒十年乃克合葬一本作窆於唐州桐栢縣之淮源鄉又十四年外孫説擢官大農出佐雍州以其州朝夕之念不遠數千里力請易襄過唐上冢顧墓碑未刻乃使來請雲曰室家之道古難其全清規懿範曠

不並紀今先生名在國史夫人繼有佳傳夫婦俱賢偉奇傑出高視千載邈無與儔昔荊公誌先生之墓以為可以任世之重有功於天下且謂夫人有賢行又詩哭之曰康子高才有婦同暨銘司錄公則曰季女有特操如夫荊公世之師而每稱重如此可以知其賢矣斯文垂世炳如日星孰敢措一辭於其後哉雖然前誌誌常州之葬爾今合葬於唐而無辭以紀則百世之下安所考信族子誠不肖為是悼懼敢以伯母夫人之德烈碣

於墓上為唐人無窮之傳銘曰

烈烈夫人婦節高世有功於民才實國士興陂溉田均

利千里唐無凶年歳已四紀方城之南百萬生齒及爾

雲來敢忘兹惠桐栢嶷嶷淮流其東維德不朽維名無

窮墓門有石刻紀嘉績凡唐之人過者必式